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蘇聯與東南亞的關係

doi:10.30390/ISC.198303_22(6).0006

問題與研究, 22(6), 1983

Wenti Yu Yanjiu, 22(6), 1983

作者/Author：喬一名

頁數/Page：61-6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蘇聯與東南亞的關係

喬一名

蘇聯與東南亞的關係，是蘇聯對亞洲全盤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同時，也是蘇聯同美國、同中共全球競爭的一部份。蘇聯對東南亞的政策主要是對蘇聯的機會和能力的一種反應，而不是它對東南亞或亞洲的「總計劃」的結果^①。而且，雖然莫斯科在阿富汗日漸失利的時候，就更加為東南亞的機會、特別是印支半島的機會所吸引；但它優先考慮的事情，同美國一樣，仍集中在歐洲、中東和東北亞。

人們必須瞭解東南亞的政治地理面貌是極其複雜的。東協五國與印支三邦的對立情勢，印尼對中共威脅的潛在憂慮，都是蘇聯的機會。至於它如何運用這些機會，那就要看蘇聯的能力了。首先，蘇聯利用了越南對中共的疑慮，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與越南簽訂了為期廿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使越南倒向蘇聯懷抱，陷中共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緊接着在同年十二月五日蘇聯與阿富汗也簽訂了「友好睦鄰合作條約」。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與美國發表建交公報，加速了越南對柬埔寨的用兵，但也引起了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的突然出兵「教訓」越南，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使得東南亞的情勢，達於緊張的高峯。從最近數年的時局發展，人們可以看出蘇聯有兩條弧形線正積極向東南亞伸展。一條由北向南，由蘇聯的海參崴、日本、東海、南海直到越南的金蘭灣；一條由西向東，由非洲、中近東直至印度支那。在這兩條弧形線上，蘇聯都加強了擴張活動。蘇聯企圖通過越南，對寮國實行軍事佔領，對柬埔寨積極用兵，最後強制建立一個由蘇聯指揮的「印度支那聯邦」，這是第一步。

蘇聯的第二步，由蘇聯幕後指揮、越南出面推銷布里茲涅夫的「亞洲安全體系」，將整個東南亞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上述政策祇是蘇聯片面性的構想。蘇聯在其東南亞第一步的策略中，並沒有獲得完全成功；但它已把越南納入了它的全球戰略，在亞洲找到了向東南亞以及整個亞太地區擴張的前哨基地——金蘭灣海軍基地，從而把它在西太平洋的立足點從海參崴向南延伸了兩

① Charles B. McLane, *Soviet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50.

千多海里。當中共支持赤柬對抗越南，並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照會越南，要求後者關閉其在廣州、南寧、昆明的總領事館時，蘇聯則於同月廿九日允許越南正式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為第十個會員國，而且在沉寂了幾年之後，又重新拋出了「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並在一些國家裏開始實現。如蘇聯在同阿富汗簽訂的條約中正式寫入了「亞安體系」。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正用另一種形式推行「亞安體系」，企圖通過越南打入東南亞國家協會。目前，蘇聯正對東協國家開展內外夾擊的雙重攻勢，一是自己並通過河內，從外部對東協國家進行軍事威脅；二是把間諜送入東協國家，從內部竊取機密情報，進行破壞和顛覆。

二

自從三年前莫斯科支持越南發動侵柬戰爭以來，它向河內提供的軍事援助越來越多。據估計，在侵柬戰爭的頭一年，蘇聯用於支持越南進行侵略的費用平均每天兩百多萬美元；現在，蘇聯用於這方面的開支平均每天增加到六百萬美元。它還計劃向越南提供數量更多和質量更先進的武器，其中包括米格—廿三型飛機和T—七二坦克等^②。這些武器決不是爲了供越南用於防禦目的。在侵柬戰爭的頭一年，蘇聯謀求使用越南的海、空軍基地，尙處於試探階段；現在，蘇聯已經把金蘭灣、峴港和磅遜等著名的良港，變成自己的海空軍基地。它已部署了一支常駐南中國海的太平洋艦隊分遣隊，艦艇經常保持有十多艘，其中還包括核動力潛艇。此外，蘇聯正在印支三國擴建和新建更多的海空軍基地和導彈基地，改善通訊系統，進一步擴大它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力量。

今天，以印支爲基地的蘇軍飛機和艦艇，可以迅速到達東西方交通的咽喉馬六甲海峽。過去遠在海參崴的蘇聯太平洋艦隊的艦艇和飛機，現在已可開進到東協國家的大門口，而且實際上已多次侵犯東協國家的領海和領空。同日趨嚴重的軍事威脅相配合，蘇聯KGB等間諜機構的人員在東協國家內部的活動也日益猖獗。繼一九八一年七月馬來西亞政府宣佈驅逐三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外交人員之後，一九八二年二月印尼和新加坡政府先後宣佈驅逐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官員共四人^③。泰國報刊曾經揭露，蘇聯還不斷向泰國派遣KGB工作人員和其軍事情報機構的特派員。蘇聯把這些人員安插在駐曼谷的大使館、商務處、民航辦事處、蘇聯新聞社以及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裏。在蘇聯大使館和亞太經社委員會工作的八十多名蘇聯官員中，有四十多人是KGB和軍事情報機構的間諜。隱藏在東協國家內部的蘇聯間諜，將根據蘇聯擴張的需要而伺機從事各種破壞和顛覆活動。

註②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5, 1982.

註③ [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

這些現成的事實顯示出：莫斯科在它戰略東線的一個攻勢箭頭，是通過印度支那指向東南亞的。蘇聯的意圖不僅僅是幫助越南鞏固在柬埔寨的既得陣地，而且，一旦越南在柬埔寨站穩了脚跟之後，蘇聯還要印支為跳板，進一步向東南亞地區滲透、擴張。

三

蘇聯對東南亞的政策目標顯然在：抵制中共勢力的擴張，逐漸削弱美國對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影響力，最後建立蘇聯在東南亞的超強地位。爲了達到這些目的，蘇聯曾倡議而且仍在圖謀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東南亞諸國自然是蘇聯「亞安體系」極欲爭取的主要對象。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日，布里茲涅夫在蘇聯商會第十五屆會議上作了權威性的聲明：「依我們的觀點，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必須是基於這些原則：即國與國之間摒棄武力的使用、尊重主權和不侵犯邊界、不干涉內政、以及在完全平等與互惠的基礎上廣泛發展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合作。」^④布里茲涅夫所揭櫫的四項具體原則，已爲亞安體系勾畫出了一幅較有內容的輪廓。接着，蘇共也一再聲明，「亞安體系」將包括所有的亞洲國家，在這個體系中沒有任何國家可犧牲其他國家利益而享有特權，各國平等相處，整個體系不與任何個別亞洲國家或國家集團爲敵，蘇聯不爲自己尋求任何特權^⑤。布里茲涅夫的「亞安體系」究竟是甚麼性質？它對東南亞國家究有何影響？蘇聯在七二年推出了「亞安體系」後，即沉寂了兩年之久；到了一九七四年春天才又以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四日「真理報」的一篇有關「亞安體系」的社論，作爲依據，把「亞安體系」的原則增列了五項。七四年七月蘇聯又把「實行社會經濟改革」作了補充，表示這種改革應在各國廣泛發展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的基礎上予以實現^⑥。一九七五年「歐安會議」之後，布里茲涅夫於同年九月十七日在「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fro-Asian People Solidarity Organization)大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歐安會議」最後建議的基本原則「已超越歐洲大陸領土，亦可適用於其它大陸」^⑦。但是日後的演變顯示，「歐安會議」的原則並不適合於亞洲諸國，這可從一九七六年三月布魯在蘇共廿五屆大會的報告中未再提「歐安會議」的模式而獲得

註④ L. I. Brezhnev, *CDSP*, April 19, 1972, p. 8.

註⑤ *Ibid.*, p. 11.

註⑥ V. Sobakin, *Collective Security: Historical Experience & Modern Times*, *Kommunist*, No. 4, 1974, p. 88. cited in *FBIS* April 9, 1974 p. 12.

註⑦ *Asian Analysis*, November 1975, pp. 1-3.

證明。蘇共廿五大所提之「新和平綱領」（即為和平與國際合作、為自由與獨立而鬭爭的綱領）中，對於亞洲方面則祇說：「保障亞洲安全，以亞洲各國共同的努力為基礎」^⑧。

綜上所述，人們可對蘇聯的「亞安體系」，依據其時間順序，作如下之劃分：(1)一九六九—七二年，採取試探性態度，並擬將此一體系附屬於聯合國之下，其目的之一是在排除當時尚未進入聯合國的中共；之二是希望便於拉攏以印度為首的第三世界。(2)一九七二—七三年，擬定了四原則，將亞安體系的觀念具體化，支持東南亞中立化及印度洋劃為和平區的論調。蘇聯的目的是在維持美軍撤出後東南亞的現狀；掌握在印度洋所獲取的既得優勢，並運用以上兩個有利的因素，為自己建立有效的戰略控制條件。(3)一九七三—七四年，由於美國開始撤出越南，加上印度洋地區態勢的穩固，蘇聯見有機可乘，除了將布里茲涅夫之四原則予以「官方化」之外，又增列了項目並作了較具彈性的修正。其目的是在增加亞安體系的內容，使其更易於推展，並配合歐安會議，俾便趁勢強化與東南亞和其它亞洲國家的關係。(4)一九七五—八二年，除了強調歐安會議原則的適用性外，並趨於強調經濟、合作關係的推展，這似乎顯示蘇聯已將重點置於和東南亞各國或亞洲其它國家長期關係的培植與現狀的維持之上。蘇聯或許希望藉長期迂迴的方式，使亞安體系由事實的 (de facto) 存在逐漸變為合法的 (de jure) 存在。當然，人們必須記住，在這段時期蘇聯已在印支半島站穩了立足點——金蘭灣等海空基地，亦即是說蘇聯已在東南亞找到了同盟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一變局的出現，對東南亞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今天東協五國在一定程度上團結反共，都與此一變局息息相關。

四

東南亞諸國，嚴格說來，應以東協五國為主，因為印支三邦在蘇聯勢力控制之下，緬甸傾向中立而親北平。或說東協五國——菲、泰、印尼、大馬和新加坡，因其地理位置和政、經發展的不同，其各自對中蘇共的關係，均相當微妙且差異甚大。東協雖為地區性的小組織，但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有如旭日東升之勢，蘇聯焉有不重視之理？如前文所述，蘇聯慣於玩弄兩面手法，一面竭力支持越寮三國組織「印支半島聯邦」，在三國建立海空基地，藉以對抗美與中共的聯合陣線，並且威脅東協，特別是對泰國；一面又爭取東協各國的友誼，迂迴的運用「亞安體系」的五項原則，誘使東協入彀。但東協國對蘇中兩共均具極大戒心，雖然迫於現實壓力仍與中蘇兩共維持不同層次的外交或經貿關係。

東協各國對究竟誰是現階段最直接的威脅或誰是潛在的最大威脅——是蘇聯，是中共，或是越南？一直爭論未定。此一爭論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中旬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十五屆東協外長會議，獲得了一項重要結論，即五國一致肯定中共是東南亞未來的

註⑧ 匪俄中心編譯，「俄共第廿五屆大會之有關資料及研究意見」，（臺北：大陸工作會，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最大威脅^⑨。此一認定也使東協五國與蘇聯的關係獲得進一步推動的力量。人們應仍記得當越南於四年前進軍柬埔寨（高棉），並引進蘇聯勢力時，東協五國均認為，越南是東南亞的最大威脅。但是，隨着時間的轉移與國際政治的變動，大馬和印尼逐漸不再重視越南的擴張野心，而泰國、菲律賓和新加坡則因地理的因素，仍較強調越南與蘇聯勾結對東協構成立即的威脅。大馬與印尼的主要論點是：中共不肯放棄對東南亞共黨的支持，甚至鄧小平與趙紫陽訪問東南亞時，亦明白拒絕放棄支持東南亞共黨。此外兩國一致認為越南並無實力獨自與東協抗衡，至於它攀附蘇聯，完全是中共的擴張野心促成的。東協五國對中蘇共的看法，雖有分歧，但為取得立場的一致，仍共同認定蘇越勾結是東協立即的威脅，而中共則是未來潛在的最大威脅。

五

東協五國為了解決蘇越勾結的立即威脅，即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起為期三天的東協外長會議結束時，發表一份「聯合公報」，強調高棉問題的國際性；並一致認為這個問題唯有根據一九八一年七月在紐約舉行的高棉問題國際會議的宣言與決議進行談判，始能獲得永久的和平解決。東協仍將拒絕給予越南支持的金邊橫山林政權以合法地位，並且重申它們繼續承認三年多以前遭越南罷黜的棉共政權。

東協的努力，迅速獲得一項成就。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二日，「高棉抗越三邊聯合政府」，又稱「民主柬埔寨政府」，終在吉隆坡宣告成立，以施亞努為主席（或稱總統）、喬森潘為副主席兼掌外交、宋山擔任國務總理，另有第二副主席懸缺以留給金邊政權的橫山林。除由施、喬、宋三人為內閣核心而外，並設立四個協調委員會：(1)財經；(2)國防；(3)文教；(4)衛生與社會事務。由於施亞努和宋山的加入，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國際形象大為改觀，因此在一九八二年聯合國大會中，高棉政府的代表權又獲得大多數會員國的承認。接着在十月廿八日聯大又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越南自高棉撤軍。上述來自國際社會的政治壓力，再加上經濟制裁，給予蘇越相當沉重的衝擊。當然，高棉「三邊聯合政府」組織鬆弛，各派都保有各自的組織與單獨接受外援的自由，但在東協的外交運用上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

蘇聯對東協推銷「亞安體系」的統戰，在蘇聯公然支持越南甘冒侵略的大不韙而席捲高棉後，已摧毀無遺。自此以後，東協國在外交戰線上便將矛頭完全指向蘇越兩國；且對蘇聯利用河內為其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鷹犬，亦毫不諱言。彼等更將南海飄流的越南難民，指為河內向東協各國進行的「人彈」，且咬定這些暴行都是出於克宮的策劃，再交由越共執行。東協的此等指控，旨在發動國際輿論抨擊蘇越，並基於人道與反侵略立場，在外交戰線上一致同情支援東協對蘇越的反擊。

註⑨ *Hongkong Standard*, June 15, 1982.

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城邦迷你型國家，但由於李光耀總理的治理有方，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的靈活運用，使得新加坡在東協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蘇新雙邊關係，可以視為蘇聯與東協關係的「溫度計」。蘇新建交於一九六八年。到了一九七三年美軍撤出印支戰場已成定局，蘇聯於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日，由其駐新加坡大使蘇卡夫尼高夫正式向新聞界表明布里茲涅夫倡導的「亞安體系」。蘇聯經由新加坡來向東協各國推銷「亞安體系」，不僅反映新加坡地位的不凡，也可想見其駐新加坡大使的地位非比等閒。

新加坡早已洞悉克宮懷有稱霸的企圖及其以外交經貿等關係作為「亞安體系」的基石；但仍認為東協不須從正面來反對亞安體系，且不妨從中運用，因勢利導，造成列強勢力在此一區域的平衡。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指出：使東南亞成為中立區，並不能經由列強乞求保證而能夠實現，必須倚賴本身科技發展，造成社會安定繁榮，謀求國防結構完善，與此一區域國家團結合作，使外力沒有干預之機；並須促使列強勢力在此一地區的平衡，始可達成中立區域的構想^⑩。

新加坡始終不相信蘇越結盟是沒有矛盾的。蘇聯如果一味支援河內對柬埔寨用兵，甚至於侵犯泰國邊界，豈不是自行推翻其「亞安體系」的五原則，並讓東協五國贊成中共的反霸主張嗎？河內併吞「南解」之後，即對中共恩將仇報；一旦它的「印支聯邦」組成後，又何嘗不會將蘇聯推開？陰狠而又老謀深算的克宮領導人，自不會不作此顧慮。事實上，蘇聯與永珍與金邊政權，都已直接訂有援助協定，其在寮北所建的機場已由俄人直接控制，蘇艦更已直泊高棉磅遜港。這些均顯示出蘇聯對越南的結盟都留有退步。這與新加坡所提河內並不甘心長作蘇聯附庸的論點，倒可互相對照。

蘇聯與東協的關係，不僅在於「亞安體系」的推銷，而且包含了蘇聯全球海洋戰略的拓展。東協國家中的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濱臨「馬六甲海峽」。三國都堅持此一海峽由它們聯合共管，堅決反對任何別的國家插手。近十年來日本與蘇聯就一直主張要把它「國際化」，有關日本之主張，因多與蘇聯雷同，下文以蘇聯的野心為敘述對象，不提日本。

六

根據東協傳出的消息，沉寂已久的「馬六甲海峽國際化」暗潮，現在又大有「崔護重來」之勢。除了日本之外，蘇聯對這條「海上生命線」的控制權，份外感到興趣。馬六甲海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一條「交通命脈」；座落在印尼和馬來半島之間，像一支長喇叭一樣，倚偎在大洋上；最狹的地方，祇有三十公里；最寬的地方，居然在三百七十公里以上。這海峽的最大一個特點，就是沒有甚麼狂風巨浪，一年到頭都是碧波萬里，一平如鏡。更由於它的水深大都在一百十米左右，所以很適於巨輪來往

註⑩

〔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甚至連吃水到二十萬噸左右的超級油輪，都可以順利的通過。從運輸量上來講，每天至少有一百五十艘貨輪，滿載着石油、貿易品和戰略物質，東來西去，來往如梭。這就使它成爲航運繁忙率佔全世界第二位的一條海峽。

從戰略地理上來講，它西控安達曼海，東扼南海，乃是歐非亞三大洲國際交通的樞紐，也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更是日本從中東輸送原油的主要航道。因此，馬六甲海峽在環球戰略上的重要性，蘇聯早已知之甚深。遠在一九〇四年日俄大戰的時候，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東來助戰，就因英國拒絕它在馬六甲海峽稍事停泊，祇好揚帆北上，暫停越南金蘭灣港。此一歷史，今天的克宮頭目是不會忘懷的。蘇聯八十年代的「海洋戰略」把東南亞的戰略水道——馬六甲海峽，看得和蘇伊士運河同樣地重要。如果它能有效地控制住這個亞非歐三大洲之間的交通樞紐，它就可以切斷美國和西歐榮辱攸關的一條運輸大動脈，把日本的所謂「海上生命線」，砍成兩段；更可以進一步將美國的勢力逐出東南亞，而且完成對中共的遠距離「海上包圍圈」。

今日克宮已能掌握越南的金蘭灣，若再掌握「馬六甲海峽」，它對全球戰略航線的控制便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克宮不僅對馬六甲海峽有極大興趣，同時亦對印尼的重要水道，例如龍目海峽、巽他海峽和松巴海峽等抱着極大野心。這些水道都與「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有關。一九八二年二月初印尼當局破獲了一件重大間諜案，涉案嫌犯是印尼海軍測量軍官蘇斯達楊中校。渠在某餐館將軍事機密文件遞交蘇聯駐印尼使館武官艾格洛夫中校。經過審訊：蘇斯達楊中校承認他充任蘇諜已有五年之久，擔任的工作是將美印聯合研究的印尼水道機密交予蘇聯大使館武官。這一間諜案一度危及蘇印雙邊外交關係^①。蘇諜在印尼不惜投下鉅資竊取水道資料，由此可見克宮對馬六甲海峽和赤化印尼的狼子野心。印尼政府經過這一事件，已對蘇聯的野心獲得更深的認識。

八〇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對防衛問題都深感憂慮，原因之一是蘇聯使用金蘭灣基地後，蘇海空軍力量有史以來第一次進入東南亞地區，對海上生命線造成直接威脅；原因之二是美國在亞洲推動「日本防衛分擔」政策。由於第二次大戰日本軍的殘暴，令人永難忘懷；故東協國家尤其反對日本在防衛一千哩的藉口下把海空力量伸到東南亞。雖然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er Weinberger）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訪問東南亞諸國的目的，就是消除東南亞的這種疑慮，但他所作的保證和解釋未能完全達到這一目的^②。東協國家的輿論界有人認爲，解決辦法是幫助東協加強防衛力量，並縮小與日本軍力的差距。東協國家除要求美國和西方增加武器的銷售外，並且增加其本身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軍費。以下是東協國家的軍事態勢簡述。

(1) 馬來西亞：一九八三年軍費爲二十三億五千一百萬美元，比一九八二年增百分之十八。準備向美國購買改良型A—14天鷹式戰機。

(2) 泰國：一九八三年軍費爲十四億三千七百萬美元，比一九八二年增百分之十二。今年擴大了軍火來源，特別是向澳大利亞

註① 同註②，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註② Hongkong Standard, October 31, 1982.

購買了二十架牧民式戰機，並打算購買兩艘潛艇。

(3) 菲律賓：一九八三年軍費十億美元，根據一九四九年的美菲雙邊防衛與基地協定，軍隊全部美式裝備。該協訂將於一九八三年初重訂，可望延長五年。

(4) 印度尼西亞：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度軍費為九億一千二百萬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十四。印尼已由過去的蘇式裝備，正逐步轉為美、法製裝備，而以美式武器為主。

(5) 新加坡：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度軍費為七億七千四百萬美元，比上一年度增百分之十三。新加坡打算向美國購買三架雷達預警機。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新加坡以它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而又獨立的武器工業，正逐漸成為東協國家中的一個武器中心^⑬。

東協五國雖在一九八三年大幅度增加軍費，但仍然沒有一國能比上其近鄰潛在敵國越南的軍事力量；若再把蘇聯在印支半島的軍力算入，則東協的聯合軍力更難望其背項。東協五國共擁有七六七、九〇〇名武裝兵員，而越南一國已有一、〇二九、〇〇〇名軍隊。所幸，東協國家已計劃進一步擴大軍力，馬來西亞打算今年把它的武裝部隊，從一〇二、〇〇〇人增至一五二、七〇〇人。印尼軍隊人數最多，為二七三、〇〇〇人，新加坡軍隊人數最少，祇有四二、〇〇〇人^⑭。

東協會不會走向軍事化？這是今天人們所關心的問題。當「東協」於一九六七年成立時，其創立文件未提「防衛」或「安全」字眼。「曼谷宣言」七點內容中，祇有第二點宣稱：「東協」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細讀「曼谷宣言」可以查知「東協」祇是一個謀求經濟、社會和文化合作的區域組織，並非軍事同盟。可是，進入八〇年代，東南亞的情勢已是大異往昔，安全上的考慮卻是東協今天一再耿耿於懷而更加團結一致的最主要因素。

首先把這個問題攤出來的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氏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訪問雅加達時對新聞界宣稱，鑑於蘇聯在印支的軍力部署和河內在高棉繼續擺出好戰姿態，東協內部可能要開始擴大軍事合作。他說，最好是由所有成員國進行多邊軍事演習。他又指出，印尼早已與新加坡軍隊進行軍事演習，並表示軍事演習今後可能成為三邊或四邊等多邊形式^⑮。附東協五國的軍力如表一：

七

李光耀的說話，在整個東協迅速引起連鎖反應。泰國外長西提表示：「我們不想被看作一個軍事條約」。東協五國的官員也

註⑬ Ibid, October 21, 1982.

註⑭ [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

表一

國家	武裝兵員	戰機	戰艦
泰國	二三八、一〇〇	一九一	七一
菲律賓	一一二、八〇〇	一二〇	一二〇
印尼	二七三、〇〇〇	七二	六二
馬來西亞	一〇二、〇〇〇	三七	四七
新加坡	四二、〇〇〇	九三	二二

否認東協要走上軍事化的道路。多年來，東協已逐漸採取更大的安全角色。美軍撤出印支和蘇聯在這一區域的軍力出現與增長，成了東協加強防衛的催化劑。很明顯，李光耀的聲明祇是一個試探氣球。目前東協各國領袖還不願意作出最後決定。但無論如何，隨着蘇聯軍力的擴大部署和對「馬六甲海峽」國際化的要求日高，作出這一決定的時間將不會很遠。

蘇聯與越南結盟和其軍力在印支半島的增長，是東南亞空前的變局。東南亞各國，亦即東協五國，爲了救亡圖存，正試圖採取前所未有的聯合行動——試圖團結一致，共同抵抗蘇聯集團的立即威脅。但東協亦認定中共是潛在的明日最大威脅。在這種「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險惡情勢下，東協抗共的路程雖然是曲折的，但是大方向是明確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

八〇年代蘇聯與東南亞的關係，將隨着印支半島的情勢而變化。特別是高棉問題的如何解如？將決定東協與河內的關係，也將影響蘇聯與東協的關係。高棉問題的演變是一個關鍵。